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後傳  
第六十五回 眾英雄同宿隱善莊 下江口豪傑中奸計

《憑天歌》：憑天吧，憑天吧，放開肚量要寬大。世人英雄不可當，我只退讓學謙下。學謙下，裝聾啞，任他欺負任他罵。雖然我是沒用人，安穩自在無牽掛。於占鼇手拿花槍照定牀底下連紮了三四下，並未紮著。於占鼇說：「這牀底下哪有人？要是有人，我連紮了三四槍並未紮著他？」

書中交待，白少將軍在牀底下怎麼沒紮著？這裡有段緣故。白少將軍聽見他們說用槍紮，這牀本是一個藤牀，白少將軍身體又靈便。繃到那牀上，外面用槍一紮，他往上一靠身，藤牀上蓋是軟的。有蚊帳罩著，他們也瞧不見。見紮了幾槍，見他們不紮，心也不跳了。鄧芸娘見實在沒有，他轉身要走。於錦娘一伸手拉刀，說：「丫頭，你休要逃走！你拿血口噴人，你打算我像你哪？不要臉！今天我與你以死相拼！」於占鼇說：「女兒，不要與他一般見識，讓他去吧。他乃是無廉恥之人！」於錦娘止住腳步，並不追趕，鄧芸娘竟自去了。於占鼇說：「女兒，天也不早了，歇著吧！」

鄧芸娘出了隱善莊，往前正走，忽見對面來了一人，借著星月的光輝，仔細一瞧，好生面善。見那人年有二十以外，身高七尺向開，身穿藍綢子一件長衫，內襯藍綢子褲褂，足下青緞子快靴；面如白玉，黑髮兩道英雄眉，斜飛入鬢，一雙俊目，白分明，鼻如玉柱，唇似塗朱，手中拿著一個包裹，正與鄧芸娘走了一個對面。一見鄧芸娘，連忙過來行禮，說：「賢妹，黑夜光景哪去？」鄧芸娘仔細一瞧，忽然間想起來了，說：「原來是譚二哥。」書中交待，這個人乃是雲南府昆明縣譚家莊的人，姓譚，雙名逢春，乃是江湖綠林中的人。皆因他身體靈便，武技高強，又長的儀表非俗的相貌，人送他綽號，叫玉面郎君神偷譚逢春。他與天魁知己之交，前者他在鄧家莊住了半載有餘，與鄧芸娘見過數次，他與鄧芸娘兩個人彼此都有羨慕之心，無奈懼怕鄧天魁，譚逢春不敢說一句錯話。今日是從昆明縣來，要到鄧家莊看看鄧天魁，他倒有心，頗惦記鄧芸娘。今日正往前走，忽見眼前有一個女子，手中拿著一口刀，彷彿象鄧芸娘。借著星月光輝仔細一看，正是鄧芸娘，連忙過去行禮，說：「賢妹，天到這般時候，往哪裡去？」鄧芸娘見原來是意中人，向譚逢春說：「譚二哥哥，你從哪來？」譚逢春說：「我特意到鄧家莊看看大哥與賢妹。」鄧芸娘把自己家中之事重新說了一遍。他可不肯說追白勝祖來到隱善莊，說：「我哥哥被大清營差官所害，我是替我哥哥報仇，追下仇人，來到此處。適才在隱善莊與於占鼇生了半天氣，他把仇人給藏起來。」譚逢春說：「咱們兩個人找他去，替大哥報仇！」鄧芸娘說：「好！」兩個人轉身復回隱善莊。

此時天已三鼓，眾人都已安歇睡覺，惟有老莊主於占鼇尚未安眠。雖然見鄧芸娘走後，怕是有賊隱藏他這院中，自己拿著刀要到後邊瞧瞧去。方走著他女兒這院中，瞧見樓上有兩個黑影。於占鼇躡上樓去，各處一找，見跟前正是鄧芸娘與譚逢春。於占鼇說：「好賊！膽敢在我這裡擾鬧！」於錦娘尚未安眠睡覺，聽見他父親在下面嚷，自己拉刀從樓上出來，說：「爹爹慢與動手，待女兒前去拿他！」老莊主吩咐：「鳴鑼！調我的莊兵！」鄧芸娘見事不好，與譚逢春跳牆逃走了。

這裡老莊主方要回歸前面，忽見從女兒樓上跳下一個男子來。於占鼇拿著一把鋼刀，說：「好賊人，別走！」照定白少將軍就是一刀。白少將軍手無寸鐵，他本是在牀底下等人家睡看了覺，他好逃走，見這位姑娘老不睡覺，心中甚是著急。他見院中一亂，姑娘出去了，他這才由牀底下扒出來，打算趁亂逃走。方一下樓，叫於占鼇攔住了，說：「好賊！哪裡走？」擺刀就刺。白少將軍往旁邊一躡，說：「老莊主休要動手，我有幾句話，與你說明白了。」於占鼇說：「你有什麼話只管說！」白少將軍說：「在下姓白，名叫勝祖。我乃是大清營的差官，奉命捉拿吳恩，在鄧家莊被鄧天魁迷魂袋所擒。他有一個妹妹名叫鄧芸娘，將我帶至他屋中放開，想要與我成其百年之好。我嫌她是八卦教匪女兒，再者我是大清營的差官，不應該臨陣收妻。我逃至這座花園子之內，見樓上無人，我躲避屋中，不想是姑娘的繡房，因此我在牀底下躲避片刻。我並無異心，望莊主請要三思。」於占鼇一聽白少將軍之言，自己心中一動，深知女兒是個烈性的人，「這位白少將軍在我女兒樓上躲藏有兩個多時辰，這件事要傳揚出去，豈不叫老夫遺臭萬年！」那一邊於錦娘氣得顏色更變，說：「好一個野男子，敢在我屋內混串！」過來掄刀就刺，白少將軍一閃身躲開。於莊主過來說：「女兒不要動手，我見此人乃是一位正人君子。」過去把白少將軍一拉，說：「壯士，跟我到前廳一敘。」拉著白勝祖到前面書房，一問白勝祖的家世來歷，白勝祖並不隱瞞，就把自己本來的面目重新細說了一遍。於占鼇說：「原來是貴人來臨，蓬壁生輝。無奈我小女尚未許配人家，將軍在那屋中雖說是避難，倘若傳揚出去，這個名氣就不大好聽，將軍請要三思。」白少將軍是個聰明人，一聽老莊主之言，心中就猜測八九，說：「老莊主有何示下，我竟奉命。」於占鼇說：「我意欲將小女許配尊駕，還望將軍屈高就下，願慨然應允！」白勝祖見這位老莊主話語和順，未免站起來，說：「既然老莊主這等見愛，我有一段下情要稟明。我本是正白旗滿洲旗人，世襲的建威將軍，家中父母已然定下親事，怕的是耽誤了姑娘的青春。我這是直言無隱，這件事望老莊主自己主裁。」於占鼇一聽白少將軍之言，說：「將軍如不嫌寒微，我情願將小女兒作為側室夫人。」白少將軍說：「既待如是，岳父請上，受我一拜。」於占鼇用手相攬，見了翁婿之禮，重新叫家人預備酒席，翁婿對坐，書房吃酒。天色已晚，大家安歇。